

土风新设

——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化设计

王卓敏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土风新设

——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化设计

王卓敏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风新设: 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化设计 / 王卓敏著—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48-1761-9

I. ①土… II. ①王… III. ①数字技术—应用—土家族—织锦缎—图案设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①J52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209号

土风新设——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化设计

王卓敏 著

责任编辑: 陈 凯

美术编辑: 周基东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1

电话: 0731.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0731.88872636

网址: www.hunnu.edu.cn/press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湘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200 mm×200 mm 1/20

印 张: 8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8-1761-9

定 价: 58.00元

*著作权所有,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王卓敏

1975年11月出生于湖南慈利，土家族。现任吉首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数字媒体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编著教材2部，在《当代电影》、《装饰》、《电影评介》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及设计作品20余篇。



序

西兰卡普（系土家语），又称土家织锦，是今土家族保留最完整的一种原始纺织工艺品，是土家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通过织锦这一特定的视觉形式表现自然并发展积淀为特定的自然审美文化理念。对一个只有本族语言而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来说，正是织锦图案上这些看似普通却又充满神秘的线条符号，使土家织锦与其文化之间产生了特有的联系和深层次的内涵意蕴，同样也使其研究更有意义。土家织锦的美体现在人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对生命价值的热爱，它展示了土家人博大的胸襟和无限的凝聚力。因此，对湘西土家织锦图案的研究，不仅需要结合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心理展开基础之上深层次的挖掘其本质的含义，尤其需要将其图案艺术结合现代设计在数字时代发挥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传统艺术发展到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迫切需要适应新技术、新材料、新观点、新媒介的介入。数字技术的出现，无疑让传统的民间工艺品重新焕发出艺术的生命力。一方面对传统的设计类型进行革新和丰富，使经过数字化设计的传统图案在广告、包装、书籍等设计中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产生出现了新的设计类型，如基于计算机软件的动画设计、界面设计、交互设计、数字视频设计；基于网络的网页设计、互动广告设计、网络游戏设计；基于手机的手机动画设计、手机游戏设计等等。

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湘西地区西兰卡普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图

案的造型语言，及土家族朴素的审美追求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数字化艺术设计与应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作者紧扣图案这一中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湘西土家织锦的图案作了相关研究。首先通过在湘西龙山、永顺等地的实地调研，对土家织锦的起源与发展有所了解，再研究其背后所承载的民俗文化。其次对湘西土家织锦图案艺术进行分析研究，从图案的制作工艺、题材特征、造型特征及象征意义上展开论述，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土家织锦图案的特色。再次，分析湘西土家织锦所特有的风格特征以及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重点在于将图案的造型色彩通过艺术提炼后在数字媒体艺术中进行应用设计。

本书在对湘西土家织锦图案的保护和传承上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设计教学中，如何学习土家织锦图案的形式语言和色彩表现，进行了相关研究。希望通过对湘西土家织锦图案艺术的数字化研究，从中提取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元素，为进行现代数字艺术设计及教学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示，同时对我们领悟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提倡设计的原创性作一些尝试性探讨。

本书的出版为传统艺术和数字媒体艺术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填补了民族化的图案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应用上的理论空白，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孙立军
2014.6.30

孙立军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



前言

在湘鄂川黔四省的边境地区，世代居住着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土家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代又一代勤劳的土家族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间美术，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土家织锦。

土家织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获清代“机好精干，千赤百华”之美誉。与苗锦、侗锦、瑶锦并称为四大锦，是我国南方民间最具特色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在土家语中称西兰卡普，汉语中称“土花布”、“打花铺盖”、“土家锦”。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现今民俗传说中亦有“西兰”是一个姑娘名，“卡普”是被面花一说。土家织锦产区主要分布在今湘西龙山县境内洗车河流域的猫儿滩、捞车及靛房、坡脚，永顺县境内的对山、凤栖，保靖县境内的普绒、清水等高山河谷地带，这些地方至今保留着织锦的传统应用习俗。其主要类型有西兰卡普（即土花铺盖）和花带两类。传统图案约有 409 种。其中斜纹彩色织锦图纹 200 余种，平纹素色织锦图纹 150 余种，土家花带图纹 50 种，图纹涉及各个方面，被称之为“高度浓缩了的土家族文化”。

作为土家人在劳动生产中发明的织造物，土家织锦与土家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每逢重大节日、祭祀、婚嫁喜庆等，土家织锦都会派上重要用场，甚至成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信物或神物，在其居住、服饰、祭祀、礼仪诸项民俗活动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以实用为先导的生活必需品，又是一种不断完善、更新发展的艺术创造，具有



浓重的感情色彩和个性风格。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形成本民族文字，但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民间语言和民间手工艺、民间歌舞和民间礼仪习俗。他们特有的声韵及表现在服饰、用具上的图形，从有声和无声两个方面反映出其民族的喜怒哀乐。织锦纹饰的变化表述着一个民族最朴实纯净的意念追求，是真、善、美的真实写照，亦融合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气质和悠远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家织锦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着土家人丰富的民俗生活方式，成为承载土家人精神生活、民俗文化和民族内涵的一种物承形式。因而对湘西地区土家织锦图案的艺术研究，不仅仅只研究其图案的形式与色彩，而是通过研究其艺术特征之后，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地学习其中的精髓，更好地保护与创新。



目 录

第一章 西兰卡普的源流探究 001

- 一、西兰卡普的历史渊源 002
- 二、西兰卡普蕴涵的民俗文化因素 004

第二章 西兰卡普图案的艺术特征 013

- 一、西兰卡普图案的制作工艺及艺术表现 014
- 二、西兰卡普图案的题材特征 018
- 三、西兰卡普图案的形式美 024
- 四、西兰卡普图案的精神内涵 035

第三章 西兰卡普图案的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045

- 一、西兰卡普图案中人与自然的统一 046
- 二、西兰卡普图案纹样的风格表现 048
- 三、西兰卡普图案背后的地域文化 054

第四章 西兰卡普图案的传承与应用 059

- 一、西兰卡普图案的困境 060
- 二、西兰卡普图案的保护与利用 063
- 三、西兰卡普图案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 066



第五章 西兰卡普图案对当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启示 083

一、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图形设计 120

二、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动画设计 124

三、西兰卡普图案的界面设计 129

四、西兰卡普图案的 APP 设计 131

五、西兰卡普图案的交互设计 133

附 录 135

结 语 147

参考文献 148

后 记 149

第一章 西兰卡普的源流探究



一、西兰卡普的历史渊源

西兰卡普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巴人。史学家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是古代文化史中的突出代表,其楚国境内的巴民族,即聚居于今湘、鄂、川、黔四省的毗邻地带。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从事渔猎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成为贡品。因而有“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所织的“賸布”成为纳贡之名品。三国时期,在蜀国诸葛亮“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决策下,土家族地区的人民逐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纺织出五彩斑斓的“土锦”。隋以前,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武陵蛮”,《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唐宋时期,随着土家族地区与汉族经济交流的增多,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族的“賸布”,被汉人称为“溪布”、“峒布”或“峒锦”,元、明、清土司时期,土家织锦被称做“土锦”、“花布”等,且大量用于服饰。宋以后,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大明一统志》有:“土民喜五色斑布”^[1]的记载。清乾隆年间的《永顺府志·物产志》有:“斑布,即土锦。土妇善纺织”,“土人以一手经纬,或间纬以锦,纹陆离有古致”的记载,此外龙山等县的明清地方志均有多处记载。改土归流后,土家织锦的挑织技艺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土家族姑娘,从小便随其母操习挑织技艺,长大出嫁时,还必须有自己亲手纺织的织锦作陪嫁品。

这个风俗与西兰卡普名称本身就反映着土家族流传的一个优美故事。

[1] 李贤.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故事叙述古代一位聪明美丽的土家族姑娘西兰，她在织锦上织尽了人间所有的鲜花，唯独没有织出“寅时开花卯时谢”的白果花。西兰天天深夜独自守在后园的白果树下，而不知嫉妒的嫂嫂已在背地里谗言西兰品行不正。在一个月明之夜，突然白果花开。西兰摘下一朵，对花私语。此时西兰的父亲酒醉回家，轻听谗言，火冒三丈，顺手拿起捶衣棒，直奔后园将西兰打死在白果树下。酒醒之后，父亲见西兰变成一只鸟雀，叫着：“爹爹苦，爹爹把我错杀。”飞翔在堂前屋后。父亲悲痛不已，每天将西兰织的织锦盖于胸前，西兰变成的小鸟才慢慢离去。每年清明春雨过后，小鸟飞回山寨，年复一年地在呕心沥血地催促土家人民耕地春种。这种小鸟民间叫阳雀，也就是土家锦“阳雀花”中形态优美而造型独特的鸟形纹（图 1-1）。



▲图 1-1 阳雀花

人们为纪念西兰姑娘，便将西兰织的锦作为被面代代相传。西兰已成为土家族人民心目中的织造女神。这种用作被面的织锦精致美观，成为土家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曾有过“姑娘不会打花，就嫁不去”的说法。因此，打花铺盖这种工艺世代相传，逐步发扬光大。而依附其上用于装饰的各种纹样，也作为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固定的造型、固定的色彩和固定的称呼，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这些固定的造型、色彩的形成，不是某个人、某时、某刻的灵机一动，而是凝聚了多少代土家妇女的心血以及本民族共同认知的美。这些保留了浓重原始风格的西兰卡普成为流传至今的神话。

织锦体现着土家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融入了土家人的审美意识、生活风貌、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它是土家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间技艺和一种民间工艺，反映着土家民族丰富的民俗生活方式、生活文化、技巧方法和艺术造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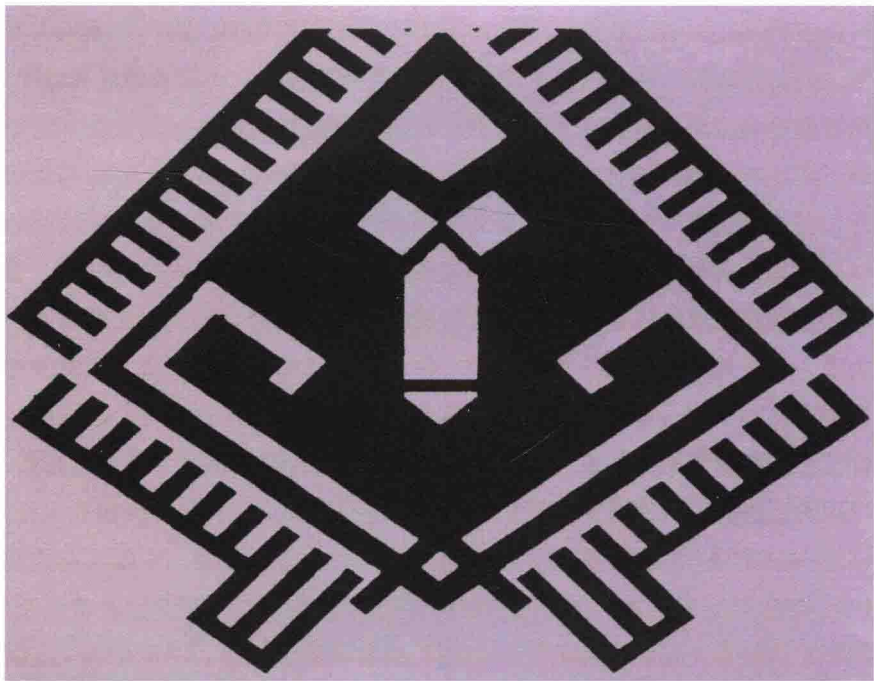
二、西兰卡普蕴涵的民俗文化因素

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土家织锦可以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民族的生存而形成统一的程式与风格化的艺术表现，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和哲理。一般说来，地貌、气候与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民族内在心理结构的根源。地理环境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他们最初世界观的形成。古老的土家先民世代围绕高山大川而居，注定了他们必然选择原始狩猎、刀耕火种的生

产方式，亦造就了土家人特有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这些图腾崇拜，在土家族长期封闭落后的历史中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它既是土家人的世界观，又是土家族民俗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环境中，土家织锦成为了承载湘西土家人精神生活、民俗内涵和民俗文化的一种载体。土家织锦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民族风尚和习俗是其内在的精神支柱，而其品种的传承发展则是以实际生活中的实用和实惠为前提的，织锦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和手工性的完美结合。古代的土锦斑布除了作为租赋、纳贡品之外，在民间主要应用于被面盖衾和小孩用的窝窝被边缘装饰，同时亦是姑娘定情、陪嫁之物以及民俗活动跳摆手舞时的披甲和祭祀时堂前的壁挂。在这些实际生活的应用中，土家织锦不仅寄托着土家人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同时也传递着本民族特有的民族风俗而形成的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纽带。传统土家织锦的纹饰颇具渊源。它记录了不少古老的民间传说，比如有代表性的单八勾、双八勾，全由勾纹组合，在土家民俗中相传林中的藤勾与生命的搏动有关；勾纹是万字纹的分解与重构，其含义正如传统纹样的雷纹、云纹是代表太阳与光明一样；更有意思的是土家姑娘在山歌中唱道：“四十八勾织得好，勾勾钩住郎的心。”土家人巧妙地运用一正一反的勾纹，在它们之间的转换中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语言。如“台台花”纹是用于窝窝盖（土家语，小孩的被盖）边缘的装饰纹。土家方言谓“条条”为“台台”，故名“台台花”，即“条条花”之意。以虎头组成的条状锦纹（图1-2），纹样中既有虎的威风，又有孩童的天真。它是土家族特有的白虎崇拜民俗观念的体现。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在汉代被视为四个神灵，有安定四方的作用。土家人的白虎崇拜沿袭至今，在小孩背笼最上面还用镶有“台台花”的条状锦纹装饰。在现知的120余种纹样中，用于被盖的仅有“台台花”一种。这一特殊现象与其纹饰当中

蕴含的土家特有的民俗意识相关。

织锦是土家人的生活实用物品，但同时制造的过程中也凝聚了土家人祈福吉祥、向往幸福和代表人民求平安的心声。织锦的内涵文化是土家族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漫长的民俗文化沉淀中，西兰卡普渗透着土家族特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富含丰富的民俗意蕴。在土家族史诗《舍巴歌》中，曾描述了远古的洪荒时代人类遭毁灭而又再造的传奇故事。故事描述了在洪水泛滥，人类毁灭之际，哥哥布所和小妹亢尼两兄妹因得到天神帮助而躲在葫芦里保住了性命。他们的后代就成了土家、苗家和客家。土家



▲图 1-2 台台花—虎头造型

人民为了纪念再造人类的布所和亢尼，把兄妹俩供奉于由葫芦变成的船中。这也就是土家族“旱龙船”的来历。“旱龙船”所到之处，各家各户都用一双小孩穿过的鞋或物挂在船头，祈求祖先保佑子孙繁衍，现代的龙船调延伸为接新娘。从土锦“船船花”图案（图 1-3）看出，由“水波浪”、“补必合”（小船花）和人面纹组合而成的喻意为接连不断，与洪水相对应，水上方的“补必合”是洪水中葫芦化为船的写照，占主要位置人面纹处于船的正中，构成了中心图案。这与“人类起源”的传说一脉相承。



▲图 1-3 船船花